



大秦帝国

孙皓晖 著

国命纵横

第二部

下卷



第二部

国命纵横

下卷

大秦帝国

孙皓晖 著

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

目录

第十章 张仪风云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咸阳宫君臣合璧 | 587 |
| 二 | 六国联军的统帅部 | 592 |
| 三 | 河外大战 张仪偏师袭敖仓 | 603 |
| 四 | 大才机变修魏齐 | 617 |
| 五 | 张仪苏秦都祭出了古老的权谋 | 630 |
| 六 | 四阵三比 秦燕结盟 | 646 |

第十一章 郢都恩仇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张仪临危入楚 | 658 |
| 二 | 苏秦别情下楚国 | 662 |
| 三 | 明暗双管 张仪巧解第一难 | 666 |
| 四 | 点点渔火不同眠 | 678 |
| 五 | 张仪遭遇突然截杀 | 685 |
| 六 | 壮心酷烈走偏锋 | 692 |
| 七 | 秋风沙场兮何堪国殇 | 698 |

第十二章 不宁不令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大义末路何茫然 | 704 |
|---|---------|-----|

二 苏秦陷进了烂泥塘	710
三 巅峰张仪又出错	721
四 新朋旧情尽路营	730
五 将计就计邯郸策	734
六 相逢无由泯恩仇	742

第十三章 最后风暴

一 春申君星夜入临淄	754
二 逍遥峰的鼓盆隐者	761
三 英雄之心 恩怨难曲	769
四 天齐渊波澜诡譎	776
五 东海之滨雷电生	787
六 冰雪铭心终难却	799
七 阴谋阳谋万象生	808

第十四章 百年一乱

一 关西大力神	818
二 司马错讲述的军旅故事	824
三 秦惠王千古奇症	834
四 大星垂沧海	847
五 张仪又一次被孟子激怒了	865
六 行与子还兮 我土也骄	870

一 咸阳宫君臣合璧

六国联军集结的时候，秦国大军也在秘密移动。

司马错不是一个只懂得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”的将领，而是一个审势为战的统帅。这个将门家族的《司马法》，大部分都是在说打仗的基本准则，也就是“战外之道”，对于具体战法阵法的论说倒是篇幅很少。这就是司马兵家的特殊之处：着力锤炼将领的全局眼光，不脱离大势，不纯然打仗。《司马法》最后的论断是：“大善用本，其次用末，执略守微，本末唯权，战也。”说的便是高明统帅要善于运用战略（本），其次善于运用战术（末），能够坚定地推行战略，微妙地把握战术，权衡本末而用于战场，这才是最高明的战法，才能称之为“战”。司马错天赋极高，且深得先祖兵法精髓，他的蓝田幕府自然不会放过函谷关外的丝毫动静。

六国兵马尚未开出本国的时候，散布在各国的秘密斥候流星般报回消息，与张仪丞相府送来的黑冰台消息相印证，司马错已经大体上清楚

了各国兵马的情势。他给掌管斥候探马的中军司马下了命令：“立查六国军情：主将、兵力、兵器、辎重，务求详尽，作速禀报。”同时下令秦军各部，“作速禀报伤病人数、兵器残缺、粮秣辎重之详情。”

两道命令一下，司马错没有急于调动兵马，而是飞马赶赴咸阳。

司马错到咸阳，不是要晋见秦惠王，而是要见张仪。司马错很清楚，打仗只是秦国连横的一个环节，他要对合纵连横的大势做到心中有数，打仗才能有分寸；张仪对六国情形的了解，比他更为详尽深刻，与六国大战而不向如此一个人物请教，实在是极不明智的。

身为上将军的司马错，与丞相爵位几乎等同。按照战国传统，除了辎重粮秣军俸等军务事宜，上将军在战事上完全独立，既可以不征询国君“高见”，更可以不征询丞相“指点”。这是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，是大将权力的极限。然则事在人为，大将主动征询于国君丞相，自然是没有任何限制的。自古以来，大将对这种权力都很难把握分寸。遇到刚愎自用的君主，大将坚持独立，往往会有杀身之祸；遇到奸佞权相，便会将相冲突事事掣肘，胜仗也得打败。唯其如此，生出了无数的名将悲剧。战国大争之世，人们看一个国家是否稳定强盛，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将相两权是否和谐。在刀兵连绵的时代，上将军独立开府统辖军事，权力与丞相几乎不相上下，国君——丞相——上将军，是国家权力的三根支柱。将相不和，国家必然混乱。当然，司马错没有想到这些，他只清楚一件事：拜见张仪，对这场大战是必须的，是有好处的。

张仪正在与樗里疾议论这场大战，恰逢司马错来到，自是分外高兴。司马错将来意说明，张仪樗里疾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。司马错道：“两位丞相胸有成算，司马错愿闻高见。”

“上将军准备如何打法？可否见告？”樗里疾嘿嘿笑着反问了一句。

“大军未动，尚无定见。”

樗里疾知道司马错性格，没有思虑成熟绝不贸然出口，也不追问，径自拍案笑道：“我只一句话：放手去打，准保大胜。”

“好主意。”司马错淡淡笑了，“王命一般，甚也没说。”

“甚也没说？”樗里疾嘿嘿揶揄道，“我俩等你高见，你要我俩高见，

究竟谁有高见？”三人一阵大笑，司马错道：“还是丞相先点拨一番，廓清大势，打仗便有办法。”

张仪笑道：“疆场战阵，上将军足为我师也。张仪所能言者，七国纵横大势也，上将军姑妄听之。”对生性极为高傲的张仪而言，这种口吻可谓十分罕见。其原因在于司马错的奇袭房陵，使张仪在兵事谋划上第一次大受挫折，张仪对司马错的军事才能自然佩服了。司马错却一直认为，房陵奇袭成功，乃楚国边备荒疏所致，张仪谋划之失并非根本，反倒以为张仪的兵家眼光是名士中极为罕见的。见张仪如此自谦，司马错连忙拱手道：“丞相此言，实不敢当。为将者，贵在全局审势。丞相纵横天下，洞悉六国，堪为战阵之师，司马错正当受教。”

“都是心里话，也好，我便说。”张仪一挥手，“此次六国联军出动，乃合纵第一次成军，也是近百年来山东六国第一次联军攻秦。对六国而言，这一战志在必得，欲图一举击溃甚或消灭秦军主力，即使不能迫使秦国萎缩，至少也锁秦于函谷关内，消除秦国威胁。对秦国而言，此战则是能否破除合纵、长驱中原的关键。秦国战胜，六国旧怨便会死灰复燃，连横破合纵，便有了大好时机。若秦国战败，连横便会大受阻碍，下步的连环行动便要搁置。山东六国也将获得一个稳定喘息的机会，期间若有趁势变法强国者，天下便会重新陷入茫无头绪的战国纷争。秦国大出天下，几将遥遥无期。”

“嘿嘿嘿，不能给六国这个机会，不能教这帮小子喘息！”樗里疾拳头砸着长案。

“丞相以为，六国联军长短利弊如何？”司马错更想听到实际军情。

“六国联军，两长三短。”张仪敲着座案，“先说两长：其一，初次联军，恩怨暂抛，将士同心，多有协力之处。譬如六国军马皆不带粮草辎重，而由魏国敖仓统一供给，过后六国分摊。若在往昔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其二，兵势强大，四十八万大军，多我三倍有余。再说三短：其一，相互生疏。六国长期互斗，军事各自封锁，更无联兵作战之演练，虽有名义统属，实则自守一方，很难形成浑然一体之战力。其二，军制不一，装具各异，步兵骑兵战车兵相互混杂。其三，将帅平庸，叠床架屋多有

掣肘。楚军主将子兰为联军统帅，此人年轻气盛，志大才疏，实则一个华而不实喜好谈兵论战的贵胄公子，毫无众望，难以驾驭大军。此外，六军统帅之外，还有一个六国幕府，由苏秦与四大公子坐镇，监督诸军并统决大计。如此章法，必然行动迟缓，缝隙多生。”

“嘿嘿，还有一条：除了魏国五万铁骑与齐国三万铁骑是新军外，六国联军都是步兵车兵老式大军。我军嘿嘿嘿，可都是清一色的骑步新军。”樗里疾插了一条。

“丞相之见，我军当如何打这一仗？”

张仪笑道：“上将军有此一问，必是已经有了谋划。”

“丞相总是料人于先机。”司马错笑道，“如此打法，两位丞相看如何？”说着移坐张仪案前，拿过鹅翎笔，在案上写下了四个大字。

“妙——”张仪樗里疾不禁拊掌大笑。

稍一沉吟，张仪道：“此计之要，算地为上。‘知天知地，胜乃可全。’不知军中可有通晓此地之将？”司马错道：“目下没有，须得依赖斥候与得力乡导^[1]。”樗里疾道：“孤军深入，等闲乡导都是外国人，只怕误事，可否教得力大将事先踏勘一番？”司马错道：“此事我来设法，两位丞相无须分心了。”

张仪却慨然拍案道：“我来！河外之地，张仪无处不熟。”

“如何如何？你不行！”樗里疾惊讶地叫起来，“我去！黑胖子好赖打过几仗。”

“你？”张仪笑道，“先画一张虎牢敖仓图出来再说。”

司马错庄重地一拱手道：“丞相涉险，老秦人无地自容了，司马错万不能应承。”

“哪里话来！”张仪霍然起身，“张仪虽不是老秦人，可秦国是结束天下连绵刀兵之指望，是破除合纵、统一华夏之根基！张仪对秦国之忠诚，何异于老秦人？纵然献身，何足道哉！”司马错见张仪动情，大是歉疚，站起肃然一躬：“司马错大是失言，请丞相恕罪。”

[1] 乡导，春秋战国对领路乡民的称谓，即今人说的向导。

樗里疾嘿嘿笑道：“上将军未免当真。张兄是借你个灵堂，喊自己冤枉，理他做甚？不能去还是不能去。”张仪哈哈大笑着道：“还是樗里兄，一针便扎破了我这气囊。”言罢却又正容拱手道，“上将军，此战乡导非张仪莫属，你便收了末将。”

司马错厚重不善诙谐，又见樗里疾直是摇头挤眼，思忖道：“事关重大，我须得进宫，请准君上定夺。”

“然也！”樗里疾摇头晃脑，“司马错，真良将也。”

司马错不禁笑了：“如此便是良将，未免也太容易了些。”

张仪仿佛没听见一般：“好！我也进宫，走。”

三人立即进宫晋见秦惠王，各自说了一篇理由。秦惠王笑道：“国君重臣亲赴战阵，在战国原是不少，秦国更是寻常。丞相之请，并非横空出世。右丞相上将军拦阻，亦是关切之心也。”

张仪笑道：“君上却是甚也没说。”

樗里疾嘿嘿一笑：“君上是有混淆之嫌。国君大臣统兵出战，原是寻常。然重臣做乡导，却是闻所未闻，还当真是横空出世。君上当断然否决才是。”

“只战事需要，重臣为何做不得乡导？《孙子》有言，不用乡导者，不能得地利。我对河外了如指掌，定然事半功倍。”张仪分外执著。

秦惠王一直在若有所思地踱步，此刻摆摆手道：“上将军，如丞相这般洞悉六国者，对战事可有裨益？”司马错肃然拱手：“丞相对六国洞若观火，司马错获益良多。”

“如此便好。”秦惠王一挥手，“请丞相做你军师如何？”

“君上明断！”司马错大是欣慰。

“君上不当也！”张仪急迫摇手道，“臣在幕府，无端搅扰上将军，岂非事与愿违了？”

秦惠王笑意褪去，脸色凝重起来：“探马报来，我便反复思忖。此战事关重大，嬴驷本欲亲临军阵。然上将军与两位丞相同心合议，倒使嬴驷颇有感慨：将相同心，为国家根本。今卿等有如此气象，秦国何惧之有？然据实而论，秦国兵力毕竟少了许多，要想获胜，一个环节也出不

得毛病。粮秣辎重兵器马匹衣甲等，务求通畅充足；六国军情探测，务求精确及时。凡此种种，都得有人着力督导，仔细核查，方可保得一支精兵能将战力发挥到十分十二分。唯其如此，我意：丞相亲赴军前，辅助上将军督导军务，赞襄军机；嬴驷与右丞相督导后方，务求军需辎重并一应急务快速解决。《孙子》云，上下同欲者胜。我等君臣，但求事成，心中无须有他。”一口气说罢，笑得一笑，“嬴驷没有过军旅战阵生涯，大要言之，共同议决，卿等以为如何？”

张仪三人一时肃然沉默。进宫之前，三人所议所言，毕竟还是各司其职的一种征询。张仪请做乡导，也只是一件单纯行动的辅助。从心底里说，三个人都没有将这一仗看成举国大战，自然也没有看成是三人之间的共同大事。秦惠王却梳理纲目，一举从根本上整合了君臣力量配置，确实触及要害，且顿时使秦军作战的基础大大强固。张仪三人皆是当世英杰，自是立即掂出了分量，对秦惠王的这一番调遣从心底里敬佩。更有难能可贵处，在于秦惠王没有丝毫的刚愎自用，而是自认“没有军旅战阵生涯”只是共同议决而已，相比于六国君主，当真是令人感触良多。

“君上所言极是！”三人不约而同地高声赞同。

“但求事成，心中无他。”张仪笑着重复了秦惠王这句话，“君上点睛之笔，张仪记准了。”

“臣亦铭刻在心。”司马错慨然补充。

秦惠王大笑：“好！我等君臣如此这般，山东六国能奈我何？”

二 六国联军的统帅部

清晨起来，子兰练了一趟箭术，百步之外连射二十支长箭，箭箭上靶，且有十支正中鹄心，引得晨操的护卫骑士们一片欢呼惊叹。刹那之间，子兰豪气顿生，健步登上了帅帐外三丈多高的云车，要瞭望一番敌情。

秋日朝阳正在身后山头，遥遥西望：函谷关只是大山中一个影影绰绰的黑点儿而已，关外更是空阔明朗，除了沉沉大河，便是苍黄的原野，连大片军营的影子也没有。子兰感到困惑：四十八万大军压境，秦国如何竟没有动静？斥候探马没有发现秦军集结，咸阳楚商也说秦国平静如水，连这咽喉要塞函谷关也是毫无异常，当真是匪夷所思。按照在郢都发兵时的估计，凶狠的虎狼秦国绝不会坐等六国大军进攻函谷关，一定是傲慢地摆开阵势与联军酣战，从而溃败湮没在无边无际的六国联军海洋里。可如今连秦军的影子也见不到，子兰还真有些茫然，一时竟想不出从何下手来啃这块硬骨头。

隐隐约约的，远方山塬上的苍苍草木，化作了莽莽丛林般的旌旗矛戈，使他蓦然一个激灵一身冷汗。静下神来，子兰不禁哑然失笑，四十八万对十五万，何至于此？抬头再看，却见营寨之外的官道上两骑快马扬尘而来。渐行渐近，却见为首骑士红衣散发，既无甲冑又无冠带，一时看不出来人路数。莫非是咸阳商家赶来报讯？心念一动，子兰连忙下了云车。

“禀报柱国将军：联军幕府荆燕将军营门候见。”军吏赶来高声禀报。

“荆燕将军？噢，苏秦那个护卫啊，教他进来。”子兰很腻烦“联军幕府”这几个字，听说是幕府来人，脸上顿时暗淡下来，丢下一句话转身走进大帐。

营外来者，正是苏秦与荆燕。想到自己没有带仪仗护卫，为免麻烦，苏秦教荆燕报名，没有显露自己身份。片时得军吏允许，两人交了马缰步行进寨。楚国军营东依虎牢山，西临洛水，正卡在大河南岸的冲要地带。军营内军帐连绵，按照车兵、骑兵、步兵分为三大内寨。子兰的中军大帐设在最大的车兵营寨，军帐之间兵车罗列战马嘶鸣，气势十分宏大。

“荆燕，楚国军容如何？”苏秦打量笑问。

“一片热闹，没闻出杀气。”荆燕皱着眉头。

苏秦一怔，一路走来不再说话。转过一个小山包，便见一座兵车包围的中军大帐，气势大是显赫：外围是两千骑兵的小帐篷，第二层是二百辆兵车围出的巨大辕门，第三层是一座土黄色的牛皮大帐，足足顶

得十几座兵士帐篷，辕门口肃然挺立着两排长矛大戟的铁甲卫士，一直延伸到军帐门口。辕门两边，两面三丈多高的大纛旗猎猎飞动，一面大书“大楚柱国将军昭”，一面大书“六国上将军子兰”。即或是不谙军旅的人随意看去，这座将军帐的规模与气势，都要比苏秦的六国幕府大多了。

“六国上将军？谁封的？莫名其妙！”荆燕黑着脸嘟哝了一句。

苏秦微微一笑：“报号。”

荆燕大步上前：“联军幕府司马荆燕，请见子兰将军！”

辕门口的带剑军吏板着脸道：“六国上将军正在沐浴，辕门外稍待。”

见荆燕一副想发作的神气，苏秦指着辕门内高高矗立的一架云车问：“这是攻城利器，摆在中军大帐却是何用场？”

“哼哼，这里又没有敌城，观赏山水罢了。”荆燕一脸轻蔑的冷笑。

苏秦看了荆燕一眼，正想叮嘱几句，辕门内突然传来一声楚人特有的尖锐高宣：“燕国司马荆燕进帐！”一嗓子传来，苏秦便觉得不是味道，看看荆燕，脸色愈发难看。苏秦低声道：“沉住气了，走。”跟在荆燕身后要进辕门。

“且慢！此乃六国上将军大帐，小小司马岂能再带随从？退下！”随着一声呵斥，一柄弯弯的吴钩闪亮地指到了苏秦胸前。

“大胆！”荆燕一声怒喝，疾如闪电般伸手拿住了军吏手腕，轻轻一抖，吴钩“当啷”跌落。军吏脸色骤变，尖声大喝：“拿下了！”两排甲士“嗨”地一吼，一片长矛大戟森然围住了两人。

荆燕高声长喝：“六国丞相苏秦驾到！子兰将军出迎！”

军吏甲士不禁愕然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突然，大帐口传来一阵大笑：“原是丞相到了，子兰失敬。”随即又是一声威严的呵斥，“成何体统？退下了！”随着笑声与呵斥声，全副戎装斗篷拖地的子兰大步走了出来。苏秦在辕门外笑道：“人说大将军八面威风，果然不虚也。”子兰一拱手道：“身负重任，不敢荒疏，敢请丞相恕不敬之罪。”苏秦也是一拱手笑道：“匆忙前来，未及通会，原是我粗疏也。”子兰连连道：“丞相此言，子兰不敢当。”说着便请苏秦进入了大帐。

中军大帐很是整肃，帅案前的两排将墩直到帐口，足足有三十多

个；大帅案正中横架一口楚王剑，左边兵符印信，右边令旗令箭；帅案背后立着一个巨大的本色木屏，屏中一只黑色的九头猛禽。苏秦知道，昭氏祖居于云梦泽东部的大江两岸，那里有龟蛇两山夹峙江水，是楚国中部的险要形胜；可能是降伏龟蛇的愿望所致，中部楚人向来信奉久远传说中的九头猛禽，以这种怪鸟做保护神。子兰的中军大帐也以九头鸟为帅记，可见这种猛禽在中楚的神圣。

“军中不上茶，丞相要否饮酒？”子兰坐进帅案，浓浓的笑意遮不住矜持与威严。

“身在军营，自当遵守军法，茶酒皆免了，苏秦唯想听听将军谋划。”苏秦被军吏领到帅案左下侧的军师席上。荆燕看得直皱眉，苏秦却坦然微笑浑然无觉。

“既设六国幕府，运筹谋划自当由幕府出之。子兰为将，唯受命驰驱战阵而已了。”

“将军既有此言，苏秦当坦诚以对。”苏秦原先也预料到子兰可能对六国幕府心有不快，却没想到如此耿耿于怀，推心置腹道，“合纵有约：军雄者为将。六国幕府之设，原为斡旋粮秣辎重，督导协力作战，并非调遣大军战事。柱国身为六国统兵上将军，既无人取代，亦无人掣肘。尚望将军以大局为重，与六国幕府同心协力。若将军心有隐忧，苏秦即刻撤去六国幕府。”

“子兰原是笑谈，丞相言重了。”子兰心中大是舒坦，脸上却是一副忧戚，“传言春申君力主换将，大敌当前，却有此等阴谋，令子兰寒心。”

苏秦大笑一阵：“将军多心了。春申君原是要你坐镇六国幕府，做大元帅，如何竟成了换将？传言者该杀也。”

子兰哈哈大笑道：“丞相见笑了。”岔开了话题道，“丞相以为，我军当如何应对？”

“苏秦不谙军旅，全赖将军谋划。只是秦国兵马不动，我心不安，不知将军如何看？”

子兰一怔，随即大笑：“无非畏惧我四十八万大军，又能如何？”

苏秦看看子兰，凝神沉思着不再说话。

“丞相毋忧。”子兰笑道，“无论秦人如何智计百出，打仗总是要两军对阵了。秦国总是没有妖法，能靠躲避取得胜利么？彼不来，我自去。明日我军便猛攻函谷关。”

“函谷关间不方轨，狭长幽深，关下至多容得数千人，四十八万大军如何摆布？”

子兰原是鼓勇之间脱口而出，被苏秦一问，难以回答，期期艾艾道：“轮番猛攻，看，看他能撑得几日？”

苏秦幽然一叹：“子兰将军，请到幕府一趟众口，出良谋也。”

子兰面色通红道：“要商议军机，也当在中军大帐了，六国幕府算……”却生生打住了。

“好。”苏秦轻轻叩着长案，“今晚，我等来中军大帐。”

正在此时，帐外马蹄声疾，斥候沉重急促的脚步直入大帐：“禀报六国上将军：秦军出动了！函谷关外遍地营寨！”子兰拍案大喝：“当真胡说！方才还没有踪迹，难道秦军是神兵？”斥候喘息道：“不，不敢假报，上将军一看便知。”子兰阴沉着脸霍然起身，也不看苏秦一眼大步出帐。苏秦已经出了大帐，跟着子兰便上了云车。

高高的云车上，眼界分外开阔，向西望去，但见函谷关外漫山遍野都是黑色旌旗，连绵营寨，埋锅造饭的袅袅炊烟，在明净的蓝天下如在眼前。苏秦虽然目力不佳，也确定无误地看出了那是真正的军营，而不是虚妄的幻觉。子兰大皱眉头，径自不断地嘟哝：“哪来得如此快捷？鬼魅一般，当真鬼魅一般。”苏秦肃然道：“子兰将军，秦军出战，我军当速定对策，我与四公子午后便到。”说完也不等子兰回答，径自下了云车。

回到幕府，正当中饭时刻。偌大幕府虽然已经收拾干净，但四公子依旧个个酣醉如泥地倒卧在后帐，鼾声一片，酒气冲天。苏秦立即给侍女领班下令：“小半个时辰，让他们立即清醒过来，办不好军法从事！”

侍女们立即忙碌起来，醒酒汤、冰块浸汗巾、凉茶、冷水、按摩拿捏，能用的办法一齐上，终于使四公子醒了过来。虽然醒了，却都是头重脚轻胸闷恶心，春申君噢呀呀一阵呕吐，其他三人也立即跟着大吐起

来，帐中污秽酒臭一片。侍女们掩鼻侍奉，四个人犹自软在地上。苏秦不堪忍受，一个人在庭院踱步，幕府内动静却听得清楚，走进来吩咐道：“脱去衣服，冷水浇身！”

侍女们一阵愕然，但见苏秦阴沉肃杀的模样，只好红着脸将四公子脱光，人各一桶冷水向四公子兜头浇下。大帐中立即流水淙淙，变成了一片泥泞。此时，只听一阵噢呀啊噫的叫声，四个人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了。待四人换好干爽衣物收拾齐整，苏秦已经命人将酸辣羊肉羹摆好，四人稀里呼噜地喝下，出得一身热汗，才精神了起来。

“噢呀呀武安君，你这是何苦来哉！如此痛饮，不大睡三日，如何过得了？”

苏秦揶揄笑道：“莫非要做了秦军俘虏再醒来？”

“秦军出动了？”孟尝君大是惊讶。

苏秦沉重地叹息了一声：“函谷关外已经大军云集，子兰尚没有定见。”

信陵君面色通红，啪地拍案而起：“我等几时做了酒囊饭袋？不用说了，走！”大步出帐，上马飞驰而去。

五骑快马到达楚军营地，正是未时末刻。尚未进营，便见六国军营间的官道上不断有快马飞来。平原君赵胜眼尖，扬鞭高声喊道：“肥义？看，五国大将都来了。”孟尝君笑道：“好！子兰总算醒过来了。”片刻之间，五国大将一一到了营门，最前面的平原君一抖马缰要进营，不防总哨司马举着一面令旗拦在当道：“军营不得驰马！各位将军交缰进营！”

孟尝君笑道：“军中法度没个变通么？真个东施效颦。”

“六国上将军大令，谁敢不遵？军法问罪！”总哨司马声色俱厉。

平原君揶揄笑道：“我只道有个六国丞相，竟还有个六国上将军？”

“噢呀呀，你等毋晓得，再说也没用，下马交缰了。”春申君又气又笑，将马缰掷给士兵，昂昂大步进了营门。五国大将们原是奉紧急军令赶来，不想子兰如此章法，个个面色阴沉，竟无一个抬脚。苏秦苦笑道：“诸位皆是将军，人人都有军法，莫要计较了，走。”燕将子之道：“武安君，非是我等计较，楚营广阔，到中军大帐得走小半个时辰。究竟军情紧还是军法紧？”苏秦豁达地笑了：“早晨我已经走过一遍了。”将

军们顿时一怔，赵将肥义高声道：“六国丞相都走了，我等武夫走不了？走！”马缰一丢，气昂昂走了进去。

走到中央营地的辕门前，甲冑齐全的将军们已经是大汗淋漓，刚刚酒醒的四大公子更是脚下虚浮面色苍白。除了苏秦，这些人个个都是颐指气使惯了的，谁个受过如此无端窝囊？此时个个面色阴沉，连素来持重的信陵君也是牙关紧咬。

“鸟！还立大纛旗？还六国上将军？谁认你个小子！”韩朋先骂了起来，他不像其他四位将军还顾忌本国公子在场，全然口无遮拦。

“韩将军，大敌当前，大局为重。”苏秦声音很低，神情却很肃穆。

“呸！”肥义、子之、田间、韩朋一齐向大纛旗啐了一口，连老成稳健的魏将晋鄙也哼哼冷笑着瞪了大纛旗一眼。突然，辕门中一阵隆隆大鼓，军务司马站在大帐口高宣：“聚将鼓响！大将鱼贯入帐——”

苏秦看见，辕门内的楚军将领已经进帐，便知子兰聚集了全部将领，看阵势是要聚将发令。按照苏秦想法，子兰至少应当与幕府五人商定方略，而后调兵遣将，匆忙聚集所有将领，却又没有五国其他将军，但有歧见，岂不难以收拾？然则已经来了，能不进去么？看看众人阴沉沉地没一个动弹，苏秦低声对信陵君道：“走。”信陵君咬咬牙大喝一声：“入帐！”率先进了辕门。

三通鼓罢，苏秦一行堪堪最后入帐，依次坐定，两排将墩满满当一个不空。

“六国上将军升帐——”军务司马矜持得就像天子的礼宾大臣。

随着悠长尖锐的宣呼，子兰从硕大的九头猛兽后走了出来。前排的四大公子侧目而视，却见子兰头戴一顶无缨金帅盔，熠熠生光的盔枪足足有六寸，身穿土黄色象皮软甲，腰悬一口新月般的吴钩，一领金丝斗篷映得满帐生辉。苏秦向帐中瞄了一眼，见人人皱眉，心中不禁一沉。

楚国将领一齐站起：“末将参见上将军！”

五国将领却只是坐着拱手道：“参见子兰将军！”四大公子默不作声。

苏秦见子兰难堪，一拱手笑道：“上将军首次聚将，实堪可贺。”

“丞相驾临坐镇，子兰实感欣慰。”子兰拱手还礼，肃然入座道，“诸